

□米丽宏

一百岁也不放弃成长

被称为“汉语拼音之父”的语言学家周有光，活了112岁。经历了晚清、北洋、民国、新中国四个时期，被人戏称“四朝元老”的他，于85岁离开办公室，在北京二环里斗室般的书房里安度晚年。

他仍然像小学生一样，每天读书、思考、写文章，丝毫不亚于盛年的时候。周有光的书房9平方米大小。三个书架，一张黄漆斑驳的小书桌。书桌桌面已经有点朽了，用透明胶贴补，显得很光滑。老人戏称那是“顽石补天的现代翻版”。书桌的左边是书稿，右边是电子打字机，搬开打字机便能挪出一片写字的位置。

居室狭仄、局促，但心宽室自大。周有光曾写过一篇《陋室铭》：“书桌不平，怪我伏案太勤。门槛破烂，偏多不速之客。地板跳舞，欢迎老友来临。卧室就是厨房，饮食方便。书橱兼作菜橱，菜有书香。”平淡之间，有着孩童的

□石毅

紫茉莉花

傍晚去小区花园散步，一阵浓郁的花香迎面扑来。好奇地拨开树丛，几株繁茂的绿色植物枝头点缀一层密密麻麻紫红色的喇叭。一群小飞虫在花间起舞……

手机一拍一搜，显示其芳名：紫茉莉。

紫茉莉，其花紫红，香如茉莉，故得此名。

紫茉莉生于初夏。刚出生时，只有两瓣嫩芽，模样和苍耳、豆芽极似。和风细雨里，紫茉莉很快长出一片片嫩叶，乍一看，像一株鸡冠菜。阳光渐暖，紫茉莉绿意日趋深沉，它像辣椒苗平心静气地长，粗壮的主干上衍生出一些子枝，子枝不断延伸，又生出许多细枝，细枝继续派生，子子孙孙，蓬蓬勃勃……

叶随枝生，枝繁则叶茂；叶伴花开，叶茂而花荣。紫茉莉每个葱茏的枝头都

□张珠容

最后一本书

有一年，在“世界读书日”来临前，作家梁文道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假如你的余生只能再读最后一本书，你会选哪一本？他说：“这不只是一个思想游戏，更是希望通过这个问题，让我们有机会想一想：读书对你来说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”

梁文道自己先选了一本书：《南传巴利大藏经》，理由很简单：“那里面的经典篇目很多，够我一辈子去读。”

美籍华人作家白先勇选了《红楼梦》，他说：“它的文字既继承了中国的诗、词、歌、赋、小说、戏剧的传统，又样样推陈出新；它既有南方金陵姑苏杏花烟雨那种婉转缠绵，又有北地燕都西风残照的悲凉苍茫，文白相间、雅俗共存。我想作为中国人，每一个人都应该看一次《红楼梦》。”

台湾作家、音乐评论家马世芳说：“要是在我所剩无几的时间里能够再温习一次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，最后读到马孔多

□陈荣高

畲乡之窗

甲辰三月三，应邀参加景宁畲族自治县举办的以“感恩奋进四十载 同心共富向未来”为主题的庆祝景宁畲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活动，又一次来到那美丽的畲乡之窗——大均古村。

大均古村，始建于唐宋五代初期，1000多年来，这个位于瓯江支流小溪流域的水陆交通枢纽，商贸经济繁荣，耕读风尚厚重，形成了大均人的“三杆”民俗，即笔杆、秤杆、竹杆（撑篙），靠写契、写文书、做生意和撑船谋排谋生。在建筑上形成具有明清风格的前店后院式商贸古街风貌，有“小溪明珠”“景宁最高学府”“浙南芙蓉镇”之美称。

步入村口，远远望去就有一棵大樟树。据传，这棵古樟与古村同龄，因其长于唐朝又名“唐樟”。古樟树干胸围达7米，高20米，树荫面积达150平方米，是当地群众奉若神明的树神，村中许多小孩拜其为亲娘，祈求健康、平安。青年男女则在树前祈求同心同德、白头偕老。这里是以畲族风情为核心，是走进畲乡山水、亲历畲族风情的最佳窗口。自然风光旖旎，历史文物古迹众多，是名符其实的养生之地、天然氧吧。

古樟旁边是畲乡之窗大舞台，由畲寨迎宾大礼、畲乡新娘茶、畲族婚俗、畲寨欢乐夜构成“畲族风情表演”。一台演出，让你兴奋点达到高潮，有些文艺爱好者情不自禁地跑上台去与畲乡姑娘同演同唱。

顽皮。

有首古诗曰：溪头流水泛胡麻，曾折琼林第一华。欲识道人藏密处，一壶天地小于瓜。达观的人，可以将自己安置于“一壶”之间，静观四季风云，世间大千。周先生何尝不是如此，他那瓜一般大的斗室，只有一扇1米见方的小窗。这小窗，同周先生内心畅豁的窗子，相映成趣。

透过这扇窗，周有光时常注目窗外的梧桐树。树像一处平广的林木村落，落叶发芽，春华秋实，摇头晃脑，报告阴晴风信；各种鸟儿，在树叶间飞与往还。梧桐树的远处，阔大纷繁的世界风云，徐徐涌进他内心那扇窗框。

周有光在这间斗室里，出版了几十部著作，还有七八本书是写在百岁以后的。这些书，有的是他对文化、人类发展史以及21世纪发展前景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；有的是百岁忆往的散文、杂文；也有一些有趣的短文，譬如

《学写八股文》《有书无斋记》《女士不宜称先生》等，读来好玩又深沉，年老心不老的老顽童形象跃然纸上。

110岁时，老先生仍然每天一篇稿子，思考国际问题。他的眼镜上有个放大镜，看“大字版《参考消息》”，而后形成自己的思考。

这世上，百岁老人很多，但百岁之后，还能不断思考，持续成长，发出璀璨的智慧之光照亮别人者，并不多。

瓜一般的环境里，老先生还琢磨了一套自己的健身方式——“象鼻子运动”：扶着桌角晃晃头、耸耸肩、扭扭腰、伸伸腿，无需器械、费用和场地，也无需整块时间，只要想练随时能练，一天可以做无数次，少则三两分钟，多则五六分钟。

他还有一项乐此不疲的活动：搬书运动。他的四间小屋子里都放满了书，查资料时，常在四个屋子间走来走去。他说：“古代有‘陶侃运砖’（晋代名将陶

紫茉莉花

紫茉莉花

觉得一天的酷暑过去了。但也感到一点惆怅，很淡很淡的惆怅。”

紫茉莉花凋谢后，结出珍珠似的黑种子，种皮凹凸不平，像一枚迷你版“地雷”。风吹雨淋，子落地面。我与儿子一起收集这些“小地雷”，带回家埋在花盆里，撒到小区的空地上。来年夏天，这些无人问津的花种便会生根发芽，绘出一片风景。

紫茉莉花还有官粉花、粉豆花的美称。

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写道：“宝玉忙将一个宣窑瓷盒揭开道：‘这不是铅粉，这是紫茉莉花种研碎了，兑上香料制的。’平儿倒在掌上看时，果见轻白红香，四样俱美，扑在面上，也容易匀净，且能润泽肌肤，不似别的粉轻重涩滞。”

据悉紫茉莉原不属于民间，而是身居宫廷，养尊处优。因被人误解，遭无

侃曾找来多块沉重的大砖，每天清晨搬出室外，傍晚搬回室内），我是‘周有光运书’。要自己找愉快，把没有地方放书的不利条件转化成搬书锻炼身体的有利条件，这样就愉快多了。”

周有光给人家讲自己的笑话，讲着讲着，就会像孩童一样笑出声来，一只手还会不由自主地挡在嘴前，好像很不好意思笑成这样。

世界堪比小瓜，在“瓜”中静守自我、放眼世界，是一个人的修为和智慧。我们大多数人，都向往外部世界的绚烂和刺激，却不会在心里安一扇窗，静观自得。

殊不知，这世界喧闹之下隐藏着丰厚的宝藏。当一个人不屑于生活简单，不断地向内求索，探幽寻微，一生专注时，其实已经获得了命运的垂青。

叶老有句口头禅：“要想到别人。”这个“别人”指的是编辑、排字工人乃至广大读者。早年，他辅导三个子女叶至善、叶至美、叶至诚作文，要求文从字顺，不可草率，也作为自己著书育人的座右铭。一次，叶老写了篇稿子给吴泰昌，稿寄出，叶老旋即又致信：“拙稿匆促送上，经重新斟酌，有好几个字需要改动。因此，待排样送到时，务希交下，容我自己校必。不胜盼祷……”无疑，叶老这一次改动又是较真的，把江南人的精致细腻，对读者负责的责任感，反复推敲、提炼的职业习惯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在《巴人：“开卷有益”》中，吴泰昌用白描笔法，简洁明快地推介了另一位名作家、出版家的较真往事。1958年，巴人（王任叔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位上，与来社的北大中文系学生吴泰昌等人一起挑灯夜战，集体编撰向国庆献礼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。审阅时，巴老以职业的敏感较真了，要求这些大学生转引文句须核对原书，避免以讹传讹，误导读者。

这一核对，果然发现了问题，其中“有他指出的，也有他未及指出的”，这一下给大家注入勘误的动力。后生可畏，吴泰昌又从巴老签发的文稿引文查出差错，竟天真地向这位领导“表功”。对此，巴老不觉尴尬，爽快地说：“对，书就是要端驱逐，才流落民间。乾隆帝的《紫茉莉》可以为证：“艳艳繁叶护苔墙，茉莉应输时世妆。独有一股怀谦防，谁知衣紫反无香。”犹如武则天贬谪牡丹，乾隆帝御诗一出，紫茉莉带着委屈被逐出深宫大院，从此落入民间。

面对命运的不公，紫茉莉遭遇而安，安之若素。”哪里黄土不发芽，哪里水土不养人。”烈日下，树荫里，你瞧见它也好，或视而不见，风平浪静或暴雨雷霆，它始终不改本心，裸露的地面不再荒凉，平淡的日子活色生香，默默地装点大地，芬芳人间，直至生命的凋零。作家林清玄说：“紫茉莉是乡间最平凡的野花，它们整片整片的丛生着，貌不惊人，在万绿中却别有一番姿色。”

从一株普通植物身上，我忽然顿悟出做人的本心……



踏浪
汤青摄

□陈思炳

拍马·骑马·打马

以双方角力的过程：我跟一个商人认识后，他对我无微不至，表现得像一个忠实的家奴，这是“拍马”；博得我的信任后，他开始在外面“骑马”，以我的名义招摇撞骗，甚至说想要当官找他；到了后期，他生意失败也穷困潦倒了，因为他知道我和李某某的情人关系，就要找我并跟我要钱，这是“打马”；最终正是他致使我“落马”。

有拍马者，其实是因为有人喜欢别人“溜须拍马”，有了这个市场，才会有人乐此不疲地去“拍”。哪里有权力，哪里就有笑脸、恭维，投你所好，送你所要，当然他们的付出是需要回报的，没有了回报，他们就会落井下石。反腐败例证证明，凡拍马者都有“三部曲”：先是“拍马”，想方设法，把对方拍得舒舒服服。接着是“骑马”，那马认可了你之后，就可以骑上去了。让他往哪里跑，他就往哪里跑。然后是“打马”，为什么要打呢？因为有时候他也不听话。这时就要用自己掌握的把柄，不断地敲打他，让他老老实实为你服务。想想确实挺悲哀的。一旦让行贿者拿了把柄，牵住了缰绳，不仅要任人驱使，而且随时有栽倒的危险。

要让“拍马”者断了“拍”的念头，就是别让“拍马”者骑上“马”。据《淩水燕谈录》记载，宋真宗曾对宰相说，有一外

这么读，我也常有受骗的时候。”这位“老小孩”似的总编辑，不借屈尊，鼓励晚辈大胆纠错，没有豁达大度的心态，是做不到的。

勇于否定自己，对不满意的作品改弦易辙，乃至推倒重来，是一些作家自认义不容辞的担当，汪曾祺就是这样的人。上世纪40年代，年轻的汪曾祺根据酝酿已久的乡情人物，写了一篇反映家乡平民谨小慎微谋生计的短篇小说《异秉》，发表在1948年3月第2卷第10期《文学杂志》上。

32年后的1980年，解放思想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，处在第三次创作阶段的汪老感到这篇旧作的不足，决定重写《异秉》，这无疑是和自己较劲儿。由于旧作遗失，一切得重来。好个汪老，成竹在胸，下笔如有神助，稿子很快杀青，几经辗转，次年 in 首期《雨花》文学月刊上登了。用汪老的话说：“前一篇是对生活的一声苦笑，揶揄的成分多，甚至有点玩世不恭。我自己找不到出路，也替我写的那些人找不到出路。后来的一篇则对下层的市民有了更深厚的同情。”新旧两篇同名小说，反差是明显的，否定之后的肯定，进发了他旧事新写的思想火花，直接催生了《受戒》《大淖记事》《故里三陈》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。

以小说、电视剧两栖进入大众视野的《我的阿勒泰》的作者李娟，也有类似经历。她说：“写作是很艰难的，我一边写一边否定自己，在痛快地表达后，我会再以一个读者的眼光去看待它，这时就需要不断修改，不断思考。”她的修改不全是修修补补，小打小闹，也有涅槃重生的大动作。一次外出，她不慎将心血熬成的整本书稿遗失，并没有情绪低迷，或者就此作罢，而是选择重写。显然，第二稿比第一稿提升了不少。

“读书破万卷”的作家，大多拥有眼界开阔、思维活跃、追求执着、严谨做事等秉性，有时免不了固执一些，不易通融，在某些人看来，是“一根筋”。然而，换个角度来看，这正是他们的长处。有了这股子较真的“拗”劲，好作品才会层出不穷，人类社会才能不断进步。应了曹雪芹写在《红楼梦》中的一句名言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”

这样的较真，可敬。